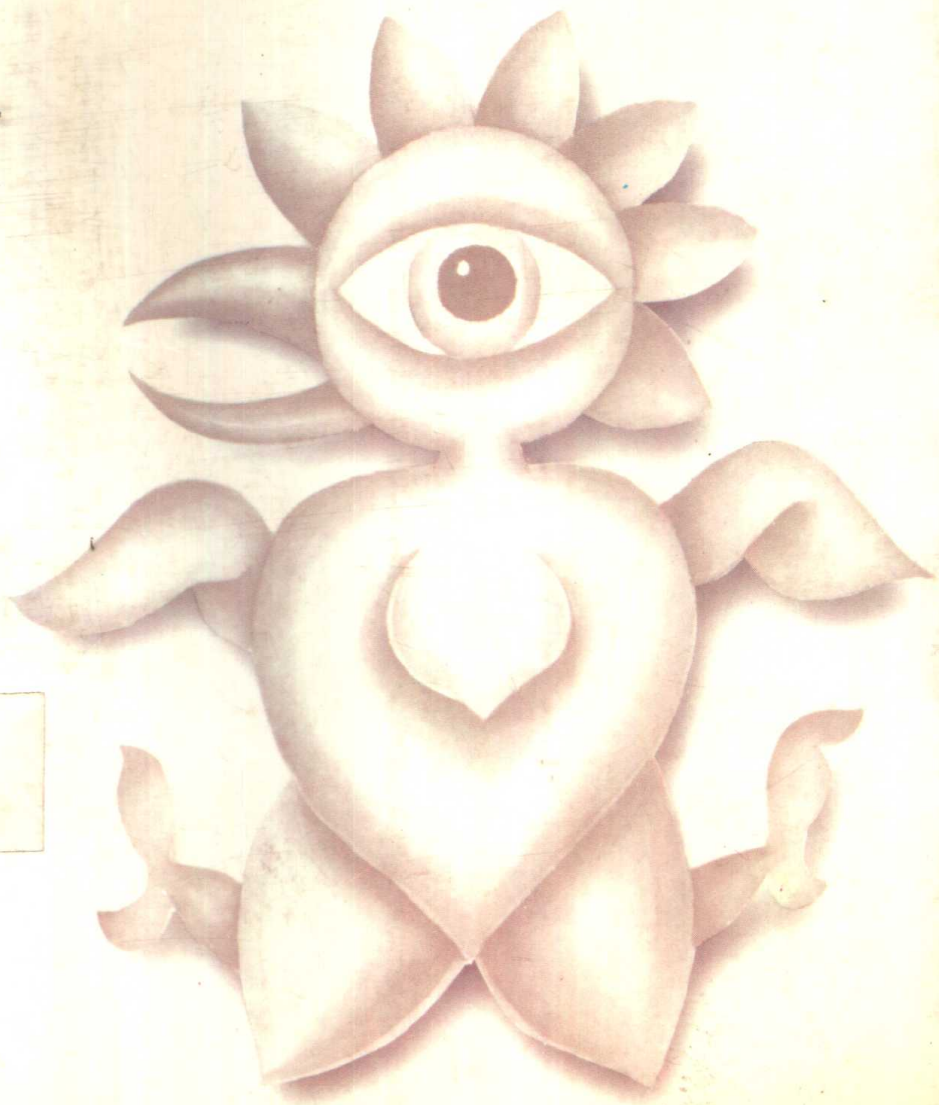


无名氏 著

契 阔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
20 shi ji taigang
ji hai wai
hua ren
wen xue jing
dian



契 阔

无名氏 著



于 青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冀)新登字 003 号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

契 阔

无名氏 著

于 青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2.125 印张 298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8.50 元

ISBN7-80611-018-6/I·907

前

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纪交替的伟大时代，跨世纪的旅程赋予每一个自觉的灵魂一个难得的机缘——完整地回味过去，坚定、沉实、自信地走向未来。我们将共同拥有一个世纪的结束，又共同走向一个世纪的开始。“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就诞生在这个世纪之交即将来临的时刻，她将成为我们每一个读书人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奔向新世纪的步履似乎变得愈加急促，也愈加沉重而富有活力。地球在急速地运转，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门大开，大陆与海外的距离，蓦然间缩短，普天下的炎黄子孙，真正地将心维系在一起。台港及海外华人的生活，已成为大陆广大读者急于切近的一个新奇的世界。而文学上的沟通，乃是人与人之间最值得珍视的心灵深处的沟通；透过海外华人作家笔下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倾听那一样的追求与憧憬，困惑与烦恼，痛苦与欢乐，并与之相呼应，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海内尽知己，天涯若比邻！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一直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融入了鲜明的异域色彩与气息的独特的文学类别，一个世纪以来，亦是

名家辈出，名篇佳作精彩纷呈。自七十年代末起，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华人的作品，即涓涓滴滴，流向大陆读者。不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各种作品选集、作家专集，甚至还有若干专门刊载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作品的刊物定期面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中展示其动人的、别具一格的风姿。

大陆万千读者正是借一篇篇饱蕴真情实感的作品，洞悉骨肉同胞奋斗的艰辛，人道的关怀以及内心的般般曲折；至于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变迁，文化的撞击，和各色人等活跃于其间的海外各地景观，更是令人眼界大开；而字里行间，沛然流溢的才华、隽思与文采，则不仅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且呈现一份精美的文化营养。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旨在从容量的广大，体例的完备，以及编选的精心等方面超出目前大陆出版的各种选本，以一个更新、更广、更精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以期一览海外华人文学的绮丽风光。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品文库，名家名篇，不可不备；而为各种选本尚未及推荐的风格各异的新作佳构，亦有收录，尤愿读者先睹为快。台湾为海外文坛重镇，作者如云，收入作品的比重居大；而香港、东南亚及旅居欧美的华人作品，亦尽可能遴选，以使文库构成海外华人文学经典之作的全景。

编选中，我们无意轩轻作家，故各集所涉作家，均以姓名笔划排序；而各集编排先后，以及作品入选篇目多少，则由于分头选辑，平衡为难，尚祈鉴谅。一些作者一时联系不上，粗疏不周之处，谨致歉意。张爱玲、无名氏两位老作家，现居美国、台湾，其作品原在大陆素负盛名，为满足读者收藏其作品，本文库特为之出专集。

当今出版界和读书界，文学名著系列出版已成盛势，愿我们

前 言

编选的这套丛书，能更加完备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文学名著的欲求和愿望。如果我们能以这套丛书，告慰在海外文坛上辛勤笔耕的诸位作家，答谢热诚关注海外文学的大陆广大读者朋友，那亦是我们感到无限欣喜与安慰的事情了。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顾问：唐达成(中国作家协会)

唐翼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刘锡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学超(西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主 编：金宏达(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主编助理：李惠彬 李 劲

选题策划：娄熙元 张采鑫

舒 琴 吕长青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
华人文学经典”系列

- 色·戒 张爱玲 著
- 《契阔》 无名氏 著
- 《情尽》 白先勇 聂华苓 等著
- 《杀夫》 李昂 施叔青 等著
- 《人球》 平路 李乔 等著
- 《佛灭》 三毛 林海音 等著
- 《母鱼》 亦舒 李碧华 等著
- 《盲猎》 水晶 尤今 等著

目 录

(1)	前言
(1)	露西亚之恋
(21)	北极风情画
(177)	塔里的女人
(295)	海艳 (节选)
(369)	契阔
(380)	无名氏小传



露西亚之恋

——一九三三年发生在柏林深夜的故事

—

四月之夜，柏林之夜，卐字旗之夜，不夜之夜。

七色霓虹彩蛇样疾游着，旋舞起蔷薇色的葡萄色的金橘色的波浪，天青色的海蓝色的赭红色的鸭绿色的波浪。瑰艳的小夜曲，朔拿大，康塞特，从裔皇的咖啡馆里倾泻出来。明亮如白昼的百货公司的玻璃活叶门，不断吞吸了一批客人，又吐出一批客人，在这滔滔滚滚的人之流里，摇曳着卐字袖章；黑色的燕尾服，褐色的纳粹服。……

柏油道挺起全欧洲最宽阔的胸脯子，让各式靴鞋“踢踏”着。臂缠黑布的大战牺牲者，牵了狼狗寂寞的走着。道旁白杨在风中抖颤。街头歌人的悲怨的 Bass 声浮漾在堇色的夜里，声音带着数不尽的锐角。街车喘息着奔驰过去，轧士林的腥味混溶了从啤酒店里氤氲出来的腊肠的芳香。在街的拐角上，全身彩色的德国货野雉，颊上涂了浓浓的铅粉，唇上抹了厚厚的口红，扭转着鳗鱼

型的腰肢，向行人投出充满肉感的声音，热情得似要把全世界男子都搂到怀里，要把每一片肉分散给每一个行人。

沙罗吞堡的车站不时飘漾出铁轧震动声。四月的夜风播散出纳粹集会里的尼采式的吼声，这吼声的严厉的余音缭绕着教堂的戈特式的塔尖，塔尖是高高的，尖尖的，直刺入夜天。一队队的SA，现代尼罗们，傲然经过大火劫余的国会，向那金碧辉煌的圆顶投出傲慢的瞥视。远方工厂马达声，杂着巷战的喊杀声的意味。

四月之夜，黑啤酒之夜，不夜之夜，……彩色霓虹灯闪耀着“纳粹皇帝”的彩色仇恨，这仇恨的彩色在眩惑着挹郁的日耳曼子民，眩惑着，眩惑着，……

二

当金与明逃出黑啤酒与香槟的包围，带着痛苦的狂热与晕眩，从韩侨欢迎会的夜筵上出来时，已是下午九点三十五分。

半打以上的汉堡啤酒，这时已在金的身上发了酵，他的血液急速的运行着，血管里要冒出火似地。他记得很清楚：一刻钟以前，故国的亲切的语言是怎样热烈的拥抱着他，抚摸着他。那一条条同命相怜的眼色与臂膀，以及相互共鸣的心声，直使他如归返那到处是圣洁泉水的祖国，那开遍杜鹃花的故乡原野，那说不尽的美丽的“槿花之国”，（注一）展开在他眼前的是银白色的朴渊瀑布，露梁津的碧柳深深低垂，……在不可言说的兴奋中，一瓶瓶黑啤酒直灌到他的喉管里，一瓶瓶的，一瓶瓶的，直像在灌白开水。

当他与马占山李杜一行从苏联托木斯克出发，越过波兰，初踏入这日耳曼的都门时，这个在凡尔赛条约锁链下挣扎的民族，立

刻向他们张开臂膀，从心底涌泻出热烈的欢迎，似乎这并不是在欢迎从冰天雪地中过来的战士，而是在接待同在暴风雨中生长大的自己的兄弟。各式各样的欢迎会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热情与鼓舞。在一个集会里，无意中，他认识了在柏林大学教书的同乡明。这位热烈的哲学讲师，十年前就在朝鲜的日文报纸上，看到金的被革命火焰灼伤的名字。这次在异域邂逅，明是感动得颤抖了。怀着无限的崇高敬意与兴奋，明用电话通知了柏林市内的几十个韩籍学生与侨民，决定今晚设筵欢迎这个参加了中国“九一八”抗战的祖国老革命者。

这个筵会是热烈的，悲痛的，从一开始，席上便响起黑色的音符。

在疯狂的掌声中，金终于应主人请求，站起来说话了。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他不是在演说，而是在控诉。从一开首，他就大声控诉：当火车从苏联入波兰国境，看见波兰国境线上那些挺胸昂首的戍兵的雄姿时，他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在阳光中跑着跳着的波兰孩子。我永远忘不了波兰的自由的原野。我永远忘不了波兰的阳光。我永远忘不了再生的华沙。华沙一切全是崭新的。在华沙，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全在嘲笑我，讽刺我，在谴责我们那些甘心做东京奴隶的同胞。……华沙是一只刚从灰烬中再生的凤凰，在昂着骄傲的头，在摇舞着骄傲的尾巴，在向我责问：我们，曾遭三次瓜分悲运的民族，现在是再生了，你们这些“檀君”子孙（指韩人）呢？……”

“三十二年来，我们一直与东京的枷锁肉搏着。为了再把太极旗插到汉城，卅二年来，流不尽的血，流不尽的泪，然而——旗必须再插在汉城！”

“是的，我们没有了祖国，没有了家乡，没有了大同江，没有

了金刚山，没有了朴渊瀑布与露梁津的杨柳，……我们所有的只是镣铐与死亡，腐烂与沉沦。……狗一样的，我们被放逐出那美丽的半岛，被放逐到东三省，放逐到西伯利亚，放逐到欧罗巴与阿美利加，永远流浪着，流浪着，唱着“阿里朗”的哀歌。阿里朗，阿里朗，多悲惨的阿里朗啊！……

“可是，我们要回去啊！我们要回去啊！我们要再回到那开遍杜鹃花的祖国。我们要再回到那到处都是圣洁泉水的祖国。我们要再吻一吻祖先用血与泪灌溉的土地，那些淡红色的土地，……我们要再吻一次，再吻一次，……哪怕只吻一次，只吻一次。……”

说到这里，金的感情支持不住了，脸上挂满了泪水。在简略叙述了韩国革命者在中国的近况后，他流着泪水，扬起紧紧的拳头，沙着声音喊道：

“去死罢！我们这群应该死的！去受苦罢！我们这群应该受苦的！死亡与痛苦中，我们才能再生，——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整个毁灭，或是三千万檀君子孙全部死亡。……”

还没有说完，金的喉管已哽塞住了。席上十几个主人全流下眼泪，泪水一滴滴落到酒杯里。……

于是疯狂的举起酒杯！

.....

金不能再想下去了。一切的一切，对他全是刺激。他是被绝望撕碎了。从离开苏联托木斯克起，这绝望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他。在坎德大街南京饭店的盛大欢迎会里，尽管德国华侨们对这群抗日英雄备致颂词，满座响起雷样的掌声，然而，在他听来，每一句话全是最刻薄的讽刺。……

“为什么我是韩国人呢？为什么我是韩国人呢？”深夜，他独自关在自己房间里，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拚命咬着嘴唇，痛

苦的想着。

现在，当他在柏林的夜街上疾走时，这些思想仍紧紧缠着他，不放松他，磨折着他。他迈着大步，痛苦的跑着，无视了一切。这时，任何人投给他一个最小的蔑视，他都会拔出战刀的。在他的眼里，这已不是出生过腓烈特大帝与俾斯麦的都城，这也不是威胁过全世界的帝京，他所看见的似乎只是一片比戈壁沙漠还荒凉的旷野，他必须急速的跑过去，跑过去。……

“我们究竟往那里跑呀？”在经过历史上的腓烈特大帝的御苑外面时，明突然停下脚步。

“随便跑吧，直到疲倦为止。”金也站下来。

“不行，现在已经有——”明看看表：“十点四十分了。”转过头，看看金，“怎么样，找一个咖啡馆坐坐吧——今晚让我好好招待你一下。”

“不要提招待，……如果说招待，今晚我是有更大理由招待你的。……”

“‘理由？’你也有招待的理由？”

“你听我说完呀！”

金告诉他，今晨在德国公共射击场打“十环靶”，十发手枪打中了九十四环，（注二）惊动了所有在场的德国人。“啊，难怪马将军能抗日，他的部下是这样精锐呵！”消息传到马的耳里，这位老将军是说不出的高兴，立刻馈赠金五十个美金，要他买一支好手枪，算是对他的奖励。

“你说我该不该请客？……”

“我承认你的理由。但你得承认我做主人。”明笑着：“你莫再费口舌了。你先告诉我：今晚你愿意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金沉吟了一下，缓缓的道：

“这里有流浪族民族吗？——今晚的情绪，是只容许我和流浪

人在一起的。”

“行，你跟我走，一切莫问，——你跟我走。”

（注一）槿花为韩国国花。

（注二）“十环靶”即每靶外围十环，十发手枪如能打一百环，即算完全中靶。通当十发能打五十环即甚不易。

三

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明终于把金带到一条靠近柏林郊外的宽大柏油道上。

“这是柏林的流浪人之街。”明解释着。

金抬起头来，看了几家店面，微微有点兴奋。这一带正是白俄咖啡馆的集中地。

走过几家咖啡馆，金并没有跨进去。从它们的门面装璜看来，这些咖啡馆与他的灵魂之间，似乎尚缺少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样走过一家又一家，金不禁有点失望了。

在失望中，猛抬起头来，他的视线突然被一片烨烨的光华吸引住了。

在他的身旁，兀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咖啡馆。馆的门面的整个一扇墙，就是一幅巨大的四方形的奶白色的摩沙玻璃灯，在灯的不透明的玻璃面上，绘制了一幅彩色画图。画上是宝石蓝的天穹，天下面耸直着银皑皑的北极冰山，一只白熊屹立在冰山上，垂首凝望蔚蓝的北极海洋。熊的后面，在遥远的北冰洋的天际线处，辐射出灿烂的“北极光”。利用五彩电灯光的配置与电流的轮回力，这电虹似地“北极光”交替着缤纷的五彩色。“北极光”的上端，描着几个花体的俄文字，“白熊咖啡馆”。

这北冰洋彩色画磁铁似地吸住金，他的两足已黏在地上，再不能往前走了。他听到门内的音乐声。

金凝思了一下，他终于默默跨进这“白熊咖啡馆”。明也跟着他走进去。

推开门，洁白制服上绣着金线的白俄侍者迎接着，侍候他们进去。

在神龛似地陷凹进去的乐坛的阶层上，重重排坐着二十几个白俄乐师，他们正在紧张的演奏着一支德国乐曲。乐坛两侧是两座咖啡台，架子上陈列着啤酒瓶牛奶罐等饮料与一些食品。咖啡台外面全是客座：一座座白色的圆台子，就像飘浮在海水上似地那么轻盈而悠闲。三三两两的咖啡客集合在一起，喝着啤酒，谈着闲话，听着弦乐。咖啡厅内的灯光全是“半遮光”，从髹漆的鹅黄的四壁沟槽里，辐射出一条条长虹似地奶黄色光芒，光线是说不出的温柔而轻松。

给乐坛分割成两半的里壁上，被两幅油画整个占据了。右壁上是一幅北冰洋油画，画面与门口四方灯上的彩色画相同，只不过放大了几倍。左壁上是一片大火光，火光照耀着莫斯科的荒凉战场，在火光中斜戴三角帽的拿破仑昂然屹立着，两手交叉在胸前，凸挺出大肚子，一手托腮，皱眉望着火光，在他的被火光照耀得红亮的脸上，掠过一道甲状腺肿的萎缩的幻灭的阴影，——这是俄国名画“莫斯科大火”的模拟品。

望着这两幅油画，金不知道坐在那一边才好。他迟疑了好几十秒钟，经过仆欧的好几次招手，他才顺着仆欧手势，坐在北冰洋画下面的一个客座上。

咖啡厅里特有的浓郁的气味在缭绕着，飘溢着，这里面有强烈的雪茄烟的芳香，有纸烟的淡淡的气息，女人发上的香馥馥的气味在飘拂，燕尾服的胸襟上的花手绢的香水气息在荡漾，混杂

着脂粉与咖啡的芬芳，架子上德国腊肠食品的香味，……这一切水乳似的交溶着，酵发着，蒸腾着，组合成油脂体似地厚厚的一层，笼罩着全咖啡厅。

在咖啡厅的神秘的芳香中，弦乐声也显得更美丽了。

明用德语吩咐仆欧：要两杯啤酒。

四

当仆欧把两大杯漫着白色泡沫的黑啤酒端上来时，出于这位白俄流浪者的意外，金竟操着极流利的“俄罗斯母亲”的语言，用宏亮的声音问他：

“乌瓦斯——伊迈亦采——乌——伏特加——伊利涅特？（你们这里有伏特加吗？）”

在这样的咖啡馆里，在这样的深夜里，黄种人的出现，原像午夜彗星般地罕见。当这两个东方人一走进来，从咖啡厅里经过时，就已吸引住大部分客人的视线，特别是穿哗叽西服的金的光头，八字小胡与宽肩膀。现在，当“俄罗斯母亲”的语言从金的嘴唇上响起来后，像遭了魔法，所有客人全停止谈话，惊异的把视线辐辏到这个东方人的光头上。

在咖啡台后面的老板，一个多年流浪在异邦的白俄大胖子，听见一个东方人的口里竟流泻出露西亚的乡音，不觉大吃一惊，登时寻声走过来，挥走仆欧，亲自来招待。他欠了欠腰，声音颤颤的用俄语道：

“对不起，您要什么？您要什么酒？……唉，在这里，东方人说俄语的真是少见。”

胖子的蓝色眼睛里，浮起一层惆怅的薄雾。十年以来，在这